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及其文化实践*

□张小军

[摘要] 以三重差序格局的文化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有助于把握这一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的文化实践。首先,基于“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包括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包括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世界华人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进一步探讨了三重差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三重差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三重差序的文化连接和文化超越。贯通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差序格局的是中华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灵魂和根基。

[关键词] 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差序格局;中华文化;文化实践

[中图分类号] C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20)01-0058-10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一个聚焦的话题,不同论者有着不同的理论倾向和取向,但是落脚点都离不开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进而去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大致上,可以区分为:一是历史视角。费孝通纵观历史,讨论了中华民族如何从“自在的民族”变成“自觉的民族”(费孝通,1989:1);一些观点将“中华民族”的概念上溯到古代,认为这个概念伴随着“中国”的天下观而生成(李大龙,2015:41~58);还有从中古及清代的历史论证(史金波,2018:5);另有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复兴而被提出的(郑大华,2014:61);还有学者从近代民族觉醒和国家熔铸进行探讨(杨文炯,2015:12)。二是国家视角。主要围绕“国家”和“国族”之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强调其对于中国的凝聚作用(郝时远,2003:16~38);还有学者从“国家建构”的主体和意识视角展开讨论(严庆,2017:46);此外,“民族国家”代表了相当部分学者的观点(陆海发,2016:12)。三是文化视角。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基因说(徐杰舜,2008:9);从文化自觉看近代“中华民族”的重塑(黄兴涛,2017:1)。四是民族视角。一些观点强调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性,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宋蜀华,2000:25);另有观点偏重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和“国族”特点(徐杰舜,杨军,2017:76)。五是话语视角。如近代民族复兴话语下的中华民族建构(郑大华,2017:32);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华民族”话语的“虚实之争”:虚者偏向唯名论,探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题、观念、意义、概念或意识视角。实者偏向唯实论,认为各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实在的,关注其本体视角(周建新,2000:1)。上述不同的观点和视角各有侧重,各有强调,均为正说。但是,如何更加全面的兼顾各个视角来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本文立论的主题。

二、“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概念是“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历史上逐渐通过文化实践建构起来的概念。在其建构过程中,经过不断延伸和扩展,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

本文以“差序格局”来表达“中华民族”,是希望兼顾历史视角、国家视角、民族视角和话语等视角,尽可能

* 收稿日期 2019-11-10

把握这一概念的不同蕴含,避免偏颇的表述和片面地强调。这种差别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上述历史的、政治或国家的、民族的和概念话语的。三重差序格局需要在文化实践的视角中来理解各自的存在意义和深层的秩序原理。表 1 列出了中华民族三重差序格局的各自特点。

表 1 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

差序结构	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	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
家的属性	各民族人民的家	中国人民的家	全世界华人的家
国家属性	多民族共和的民族国家	中国人民的主权国家	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祖国”
民族属性	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	中国民族(国族)基础上的中华民族	面对世界各民族的中华民族
人民属性	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	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多民族凝聚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	中国人民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	世界华人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文化认同	各民族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以国家为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世界华人“祖国”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文化自觉	各民族的文化自觉	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
文化连接	中华各民族文化与世界民族文化的连接	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连接	中华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连接
文化超越	狭隘的自我民族主义	狭隘的国族主义	狭隘的中华民族主义
中华文化	凝聚了各个民族	凝聚了中国人民	凝聚了海内外华人

孙中山虽然没有使用“差序格局”的概念,却是最早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提出这一观点的人。1924 年,孙中山发表三民主义,其中充满“民族主义”和“国族主义”的观点,他说,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其实中国人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并可由宗族主义推广到国族主义:

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譬如中国现有四百族,好像对于四百人做工夫一样,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①

孙中山所述从家族到宗族再到国族“一级一级的放大”的社会结构,是一个以血脉为中心联系起来的国族体系。1947 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说,包括了“亲属差序”格局。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像水波纹一样,是以亲属伦常沿差序格局向外扩展的。中国的“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织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费孝通,1947:43~45)。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以亲属伦常组织起来的“家—家族—宗族—氏族”的差序格局。上述孙中山提出的“家族主义—宗族主义—民族主义—国族主义”的差序结构,以及费孝通的“亲属差序格局”模式,代表了晚清至民国一批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的一种基本解读。

当代学者也有一些分层次的论述,如麻国庆从多层次记忆的角度,分析了民族走廊与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南环中国海通道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记忆,前者是现代国家(中国)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记忆;后者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中华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麻国庆,2017:47)。现实中,学者们在“中华民族”的理解上虽然有一些各自强调甚至分歧(徐杰舜,韦小鹏,2008:84),却可以用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来协和。本文所论“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包括了三重结构: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具体来说就是:多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以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三重”结构强调了三个结构的相互重合性,即三者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中华民族”整体结构中的三重关联。

①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店,1978年,第644~646页。

这个三重差序格局具有包容的特点和属性。例如在国家属性上,表现为:“多民族共和”的民族国家;中国人民的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祖国”。“中华民族”所包含的这三个不同的“国”的含义,将人们最大限度地以多义之“国”融入“中华民族”之中。实际上,“民族”与“国家”也是近代生成的孪生概念,“民族”是一个晚清开始的概念,“国家”也是,梁启超在 1898 年戊戌变法后提出“中国民族”,反映出晚清国家转变中的“民族国家”思潮开始兴起。从民国时期的杂志用语来看,这个时期到 20 世纪初,是“民族”与“国家”两个概念高发的时期;之后,“国家”用语在清末民初均有较高的使用频次,“民族”概念也随之起伏(金观涛,刘青峰,2009:229~244)。此乃因为民族主义成为立国之策。正如梁启超所言:“凡国而未经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①与“民族”一样,基于国家的国族,进而是中华民族,都是那个年代形成的观念,是当时民族国家立国的观念支撑,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差序格局的整体性。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家国同构”,这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一种家国文化。《孟子·离娄上》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在这个意义上,家国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内涵。

由“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可以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差序格局: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将三重结构的中华民族差序格局联系和贯通起来的是“中华文化”。换句话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有如钱穆所言:

民族创造出文化,文化又融凝此民族。中国古人,正为能创造出的一套如上述的文化传统者,因此,此下的中华民族,遂能更融凝,更扩大,成为一个更新更大的民族(钱穆,1969:4)。

上述以文化贯穿的三重差序格局,反映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形成中的不同面向。在今天,面对各种有关“中华民族”的张力观点,“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或许可以给出一个对“中华民族”比较全面的理解。第一,这个差序格局的三重结构的连续体缺一不可,它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缺一不可的整体秩序。第二,不能片面强调某一重而忽略另一重,例如用“国族”来否定“多民族”。第三,这是一个阶序,像水波纹一样不断放大。源头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动力不断,形成一重重向外延伸的文化涟漪:铸成了各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连接成国族的中华民族,最后成为人类和世界的中华民族。三者具有并行不悖、互补共生的文化认同。在这个差序格局中,上述三个重要的共同体基础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笔者认为就是要铸牢上述三个基础,最终是铸牢中华文化的基础。

三、三重差序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李亦园曾经指出要从“中华民族文化”的视角,才能够更好解释“多元一体”理念的理论基础(李亦园,2003:4~5)。因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从根本上说,是文化意义上的多元一体,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和社会基础。多元和一体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一体是多元的一体;多元是一体的多元;两者密不可分,共存共生。“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精辟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精神内涵,并体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三重差序中:各族人民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国家基础上中国人民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海内外华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1. 各民族文化凝聚的“民族文化多元一体”

陈连开曾经归纳了近代的代表性观点。首先,是梁启超在 1905 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指出了中华民族是多元融合的观点。中华民族的内涵从来就是多元的共同体,没有多元,就没有一体。第二种观点,来自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其层累地古史观打破了简单的一元论观点;第三类观点,是蒙文通的《古史甄微》和徐旭生的“三系说”。蒙文通提出中国上古民族的江汉、海岱、河洛三系;徐旭生则提出大家熟知的华夏、东夷、苗蛮三系。并提出汉族的融合说(陈连开,1991:54~57)。林惠祥出版的《中国民族史》中,通过考古学和民族学论述和归纳了中华民族的多源(林惠祥,1936)。最近一百年的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

^①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M],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22页。

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都在不断证明着中华民族多元(源)一体的历史过程。

多民族共和的国家基础之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近代伴随着建立新的现代国家中形成的概念。它有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是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思潮。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十分本土化的特点。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①他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的。顾颉刚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属于比较极端的一体性观点,^②后来受到一些学者的辩论。实际上,这场辩论更多是在“民族”概念使用的偏向上,而不是在“民族”的事实上。近代,当一大批新概念进入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时,存在着一种话语危机,其间更多的不是事实之争,而是新概念本土化中的思想之争。后来的多民族共和思想不仅成为建国的基础,也是超越国族、走向中华民族的基础。不难看到: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属于中国的民族”概念。^③今天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超越国家的三重差序结构。因此不能将中华民族简单等同于国族,中华民族是超越国族的。

第二个是“主权国家”的思潮及其国家建设。包括三个阶段:早期阶段形成了民族国家背景下“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国族”,这个阶段的“民族”概念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性;第二个阶段形成了主权国家背景下边疆划定及其边疆少数民族的概念。这个阶段的“民族”强调了国家内部多民族的多元性。第三个阶段是“多民族共和”的国家理念。吴文藻曾说:“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他认为:多个民族自由结成的多民族国家,在文明生活与合作精神方面并不逊于单一的民族国家(吴文藻,1990:19~36)。上述的发展,将中华民族的概念落实到了中国各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和“国族”概念之上,并以“多民族共和”的核心立国思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笔者曾经论及近代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共和的转变(张小军,2016:73)。

近代以来的上述学术思潮,引起了众多学者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思想。如费孝通早在与顾颉刚的辩论中,就有了“多元一体”的思想。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认为“多元一体”是中国式文化的表现,并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国50多个民族虽然都称“民族”,但是层次不同:中华民族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独立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费孝通,2013a:17)。林耀华认为:“多元一体”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格局。形成了互补共生的基础(林耀华,1991:7~10)。上述学术思想,也成为国家和政府一再重申的民族思想:

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④

从历史看,“民族”的概念来自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建立的需要。近代的民族国家之民族概念,并非强调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共和”的民族国家,这才是中国历史上本土化的民族主义,是与西方很多民族主义的国家主张单一民族有所不同的。这个历史应该得到尊重。

2. 中国人民凝聚的“中国文化多元一体”

对此,钱穆曾经从“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谈到“中国”之合:

我拿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国民性他们喜欢合。我拿西洋历史来看,他们的民族性喜欢分。他们有拉丁、條顿、斯拉夫等几个民族,而我们中国人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时见有异民族加入,到今天都同化了,只成为一中国人。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我们所谓汉、蛮、蒙、回、藏五族共和,依然有五个民族,但仍要合,不要分,同认为是中国人(钱穆,1979:27)。

①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560~561页。

② 顾颉刚于1939年1月1日在《益世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的论述。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上海: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④ 习近平,2014年9月28日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news.sina.com.cn/c/2014-09-30/065430936863.shtml>.

钱穆的说法,多少有多民族共和的思想,认为各个民族最后同化为“中国人”(而不是同化为汉族)。虽然使用“同化”概念并不妥切,但是钱穆用“中国人”来讲各民族的融合,是当时典型的民族国家的思想:“秦人楚人全成为中国人,这就是文化扩大,民族融凝了。”他还认为秦统一中国就是“民族国家”了:“中国到了秦汉统一,已经就是一个民族国家了。只要在中国这个疆土之内的,就全成为中国人。所谓中国人者,就是同在一个中国文化中陶冶而成的”(钱穆:1969:50~51)。钱穆将“民族国家”用到早期的秦汉统一之后,这恐怕是最早的使用了。以“民族国家”称谓那个年代的中国统一,足可见钱穆的“国族”观念之深。钱穆的上述说法,似乎有去各民族之嫌,这也是近代一批学者在谈论各民族时,骨子里的关心依然是民族国家之优先。就此而言,还是孙中山的观点更为全面,他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以人民为本的多民族共和国的论述:“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是曰民族之统一。”^①上面的论述清楚表明了两个基本的思想:一是基于人民的多民族共和之国家;二是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之统一。将“多民族统一”纳入“以人民为本”,作为建立共和国家的基础,意义重大,意味着各民族人民乃是国家之本,中华民族乃是国家之本。

3. 世界华人在文化认同上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世界华人有不同的国籍和当地文化的认同,也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世界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中,“祖国”是一个基础的文化概念。在主权“国家”层面,海外的华人各有自己的国家。但是,作为中华文化土壤和文化血脉的“祖国”,是所有世界华人的“文化”血脉和认同之所在。世界各地华人有着各自的华人文化,甚至没有了汉语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峇峇华人,都还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华人文化。这些多元的华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凝聚了全世界华人,使得中华文化的生命力长盛不衰。

民族文化、中国文化、中华文化这三重文化的多元一体,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之魂。中华民族既是祖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本身就是跨国家的。以文化的多元一体来理解世界,理解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解决世界国家间冲突的根本途径。这就要“促进一个和平的共同文化的出现。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费孝通,2013b:66)。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最后还是要参与到世界文化多元一体、和平共处的大格局当中,并能够以中华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纳入世界文化,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形成了三对关系:中华与世界、中华民族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狭隘的国族共同体,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共同体,而是立于世界之林的、基于“祖国”的全球华人的、认同中华文化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差序由“中华文化”贯通起来,形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这个中华文化共同体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中华文化: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中华文化;基于中国文化的中华文化;面对世界的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因为文化是超越个体同时又能够凝聚个体的思想和精神。

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文化的凝聚和文化认同。需要有对自己的文化和他者的文化具有双重的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能够在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可能通过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彼此适应,共建一个有文化认同的基本秩序(费孝通,2009:22)。任何共同体的建立,不论是人类世界的还是中华的,都首先要有共同的文化意义编码体系的建立。因此,任何共同体必然首先是“文化共同体”。目前的世界格局危机四伏、战争频发。费孝通称之为“战国世纪”,这样的分裂世界,解决的方法不是通过战争,或者说,和平的解决方法只能通过“文化”。费孝通主张建立起文化共同体,他延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主张通过文化共同体的建立,促进和平的共同文化,形成多元一体的世界。

^①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页。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提出的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和素质。强调文化自觉,是因为世界的文化沟通和文化认同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方式。在世界的变化中,中国社会怎么走?如何保持我们的文化认同?纵观人类的“民族”文化共同体演进的历程,有一个从自在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到自为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再到自觉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过程。自在重在自然天成,自为重在群我的主体能动,自觉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将群我主体放在更大的社会世界来做自觉与他觉的思考。由此,可以理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三个层次:在民族层面对于各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在国家层面对于中国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在世界层面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1. 各民族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费孝通在 1980~1990 年对鄂伦春族与赫哲族的考察中,倍感民族文化面对外来文化如何保持和转型的问题很大。因此“文化自觉”无论对于面对外来文化的少数民族还是中华民族,都是一样的,都需要思考如何面对其他文化的问题。联合国关于原住民权利的宣言强调各族群的文化保护,目前的民族地区盲目的城镇化过程,以及一些运动式的扶贫当中,都存在对民族文化不自觉的问题,也表明对联合国宣言没有他觉。没有文化自觉和文化他觉,就会带来对民族文化的破坏,其后果最终是毁灭中华民族共同体。

2. 国家层面的中国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先生一个很连贯的思考,从近代以来的大的革命,包括五四运动,然后一直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选择,我们面对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怎么去面对?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代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在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面,中国人能不能继续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认同?这里面不是东西方的简单的选择问题,实际上是怎么立足于中国文化自觉,来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选择。费孝通曾经提到探寻中国文化道路的新儒家时说:

1958 年元旦张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些情况以及其后之发展在我当时的处境自然不会了解,同时也不会是大陆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问题。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费孝通,2009:199~200)。

从上面一番话,可以感受到费孝通对中国文化前途的某种忧患:中国文化的前途在哪里?没有了中国文化,国将不国。探求中国的文化之道,不仅需要全体国人的文化自觉,更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

3. 面对世界时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

费孝通在谈到文化自觉时,表面看是在强调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其实后面的思考是在一个全球和世界的背景之下的: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己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费孝通,2009:22)。

在这里,可以看到文化自觉的概念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觉;二是对他者文化的自觉,也可以叫做“文化他觉”。在上述意义上,对于中国文化的文化自觉与基于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他觉,就是在寻找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化价值,在寻找超越国家的全球价值。这些价值更关乎人类的当今和未来。中华民族之民族,是一个文化的民族,包括了国家之内和国家之外的所有华人——历史传承和今天的所有华人——共同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认同。不难理解,费老的一些忧虑,包括民族文化如何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中国社会如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些都需要有一个世界视角,有一个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思考。中华文明的文化自觉与基于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他觉,就是要寻找不同文化之间共同的文化价值,寻找超越国家的全球价值。这些价值不仅关乎中华文明,更关乎人类的当今和未来。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文化连接与文化超越

中华民族共同体如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连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点是“人类主义”和“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如果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接轨，只能通过“文化”。中华文化（文明）与世界文化（文明）能否互尊、互鉴、相融、相生？能否找到两者之间的文化连结点？由三重差序的观点，不难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连接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与世界民族文化的连接；二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连接；三是中华文明（文化）与世界各文明（文化）的连接。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一些分歧和误认，由此也给民族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一些影响，其基本特点是狭隘。主要表现为：不能辩证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文化上主张去多元，去多样性；缺乏文化尊重和文化平等；将文化做简单的政治划界，等等。因此，上述三个文化连接，意味着需要三个文化超越：一是超越狭隘的自我民族主义；二是超越狭隘的国家主义；三是超越狭隘的世界利益共同体。

1. 中华各民族文化与世界民族文化的连接和超越

把各个民族纳入世界各民族的视野，从文化上理解人类文化多样性下的中国各民族文化，是一个基本的连结和超越。事实上，中国有很多民族本来就是跨境民族，包括汉族。2001年的《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都强调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保护各民族或族群的文化，认为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同时呼吁要承认各群体，尤其是土著群体，各团体，有时是个人，在文化遗产的创作、保护、保养和创新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做出贡献。在2004年UNDP人类发展报告《多样性世界中的文化自由》中，明确指出：“人类必须有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发表文化认同的自由。文化自由是一种人权，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的“文化自由”的人权，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群体的权力”，是一种群体人权，这也是为该报告作序的阿玛蒂亚·森（A. Sen）的观点（[印]阿玛蒂亚·森，著，任贇，于真，译，2002）。换句话说，对于任何一个文化群体，都有权力得到文化尊重，这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中国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演化过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有着各民族丰富的文化和生存智慧。狭隘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狭隘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主义，都是近代民族主义狭隘化的结果，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这些批评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各个民族的层面，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即反对自我民族主义，因为它会滋生离心倾向；第二个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因为它会产生民族歧视。后面还有更大的危害：被敌对势力利用。从中华民族的意义，除了要反对狭隘的自我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还要反对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狭隘的国族），特别是将国族用来去民族，将国族用二分的方式凌驾于各个民族之上。因为国族就是各个民族的国族，他们是多元一体的相互依存。

狭隘的民族主义，表现为封闭自守，唯我独尊，缺乏开放的眼光看世界。因此，需要以开放的民族主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世界上的民族主义思潮，是在最近二百年解决国家危机中诞生的，成为一种世界的思潮。中国在近代建国时期，民族主义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民族主义并非怪物，主要是看人们如何善用。

2. 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连接和超越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文化认同，因为对人类“命运”的理解主要是一个文化问题，它不可能通过没有文化认同的国家联合来完成。联合国是国家利益共同体，但还不是基于文化认同的共同体。要形成人类文化共同体，才能更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需要以文化超越国家之间的利益，以达到“人类”的境界。“国家”作为目前世界上的一个基本生存单元，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以国家为单位的国家利益之争，要超越这类利益之争，只有文化可以达及“人类”的高度和深度，可以超越国家，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来完成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目前世界上来看，政治和经济都是基于国家利益、表达国家利益的主要概念，全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政治和经济的冲突，很明显是不可能依靠政治和经济利益本身来根本解决的，因为在国家利益面前，每个国家都有不可超越的利益界限和底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何超越“国家”？如何超越国家之

间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费先生使用“文化共同体”“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来进行对国家的超越:

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意思是这样一个格局中有一个前景,就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我们要看清楚这个方向,向这个方向努力,为它准备条件(费孝通,2013b:65~66)。

“文化”的概念在上面反复出现,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义”。“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确立自己的位置”。还有“促进一个和平的共同文化的出现。这个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为什么费老一直谈论“文化”,而没有选择政治、宗教、民族或者经济等方面的概念或议题?应该说,在这里选择“文化”的视角,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狭隘的国家主义表现为胸怀祖国,但是不能放眼世界。因此需要以文化主义超越狭隘的国家主义,需要面对中国作为多民族共和的国家,以文化促进多民族共和的世界,这就是共生的文化主义的内涵。

3. 中华文明(文化)与世界各文明(文化)的连接和超越

人类主义的主旨是人类和谐美好的世界。这个人类命运要能够凝聚连接成共同体,或者说不同的国家民族要能够将“人类命运”作为连接,是不可能通过国家利益之争来解决的,只能通过文化。创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世界的未来之愿景和希望。这类表述,在近年两个共同体的国家话语中十分突出:一个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共同体的连结,不可能通过国家这样的利益连结,而只能通过能够超越国家的“文化”。

那么,中华文化何以贡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连接呢?只有在文化上达到“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两者的价值共享和彼此尊重,才可能有两者的文化贯通。这就需要在伦理价值观上找到共同,而不是优先在利益上找到共同。需要文化上的彼此尊重,承认文化多样性原则。

在上面的论述中,“文化的多元一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有两个基本的层面:国内各民族的文化多元一体,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多元一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在文化的意义上,两者不是分裂的,而是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体共同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世界格局中,要坚持多元文化,反对一个中心。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人类的“共同体”无论是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业缘共同体或者精神共同体,最终都是依据上述某一连结特征经过“文化”而凝聚起来的文化共同体。因此“共同体”天然包含了内在的“不同体”,如果本来就是一体,就不存在“共同体”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依据是什么?是文化,是“中华”“中国”的文化认同。这个文化包含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一部分的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包括了“国家”和“祖国”的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应该以其优秀的文化贡献人类。以人类主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狭隘的世界利益共同体。文化自觉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同时,也反对狭隘的自我中华民族主义,提倡面向世界的中华民族,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

这些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强调,与 UNDP 于 2004 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多样性世界里的文化自由》的主题十分一致。在这个意义上,将“文化认同”视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长远和根本,说明了文化重要且基础的作用,也意味着文化研究是相关学术研究的核心理心。

六、结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三重差序格局是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实践结果,不同的文化实践会有不同的能动认知和建构,特别是实践的话语贯穿其中,其文化图示亦是在多重交织的历史文化场域中积淀而成的,并在当今的文化实践中继续沉淀并释放能量。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差序格局有着不同程度上的“想象的共

同体”([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2016:4~7),这种想象恰恰是一种文化实践。

本文简要梳理了上述文化实践的过程,并尝试表达如下观点:

1. “中华民族”的差序格局,包括了三重结构: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具体来说就是:多民族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以“中国”的国家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的中华民族。

2.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基础。体现为各族人民凝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人民凝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尤其体现在多民族共和的国家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海内外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多元一体。多元和一体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两者密不可分,不可割裂,共存共生。

3. 文化对差序格局的基础性及其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文化的凝聚和文化认同。需要有对自己的文化和他者的文化具有双重的文化自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在多元化的文化世界中明己知世,相互尊重,共同建立一个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文化秩序。

4. 文化连接和文化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连接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与世界民族文化的连接;二是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连接;三是中华文明(文化)与世界各文明(文化)的连接。这三个连接也意味着三个文化超越:一是超越狭隘的自我民族主义,主张开放的民族主义;二是超越狭隘的国家(国族)主义,主张共生的文明和文化主义;三是超越狭隘的世界利益共同体,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 陈 彪] [专业编辑 高永久] [责任校对 夏福立]

[参 考 文 献]

陈连开,1991.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A].费孝通,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费孝通,1947.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费孝通,1989.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费孝通,2009.反思·对话·文化自觉[A].费宗惠,张荣华,编.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2013a.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A].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费孝通,2013b.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A].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郝时远,2003.中国各民族历史的互动与多元一体[A].卢晓衡,编.三教圆融 两岸一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和少英,1998.“多元一体”格局题中应有之义[J].青海民族研究,(4).

黄兴涛,2017.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观涛,刘青峰,2009.观念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李大龙,2015.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M].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亦园,2003.多元一体的现代意义[A].卢晓衡,编.三教圆融,两岸一体[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林惠祥,1936.中国民族史(上、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

林耀华,1991.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A].费孝通,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陆海发,2016.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麻国庆,2017.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民族研究,(6).

钱穆,1969.中华民族与文化[M].台北:三民书局.

- 钱穆,1979.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史金波,2018.“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背景和当代价值[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
- 宋蜀华,2000.认识中华民族构成的一把钥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读后[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 吴文藻,1990.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
- 徐杰舜,2008.文化基因:五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 徐杰舜,韦小鹏,2008.“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 (2).
- 徐杰舜,杨军,2017.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一体凝聚多元——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和战略[J].思想战线, (2).
- 严庆,2017.本体与意识视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3).
- 杨文炯,2015.从民族自在到民族自觉——近代至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国家认同的熔铸[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 张小军,2016.“民族”研究的范式危机——从人类发展视角的思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
- 郑大华,2014.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J].民族研究, (2).
- 郑大华,2017.“九一八”后“民族复兴”话语下“中华民族意识”的讨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12).
- 周建新,2000.关于“中华民族”称谓的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 (3).
-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墉人,译,2016.想象的共同体[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印]阿马蒂亚·森,著,任贇,于真,译,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小军(1954~),北京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邮编:100084。

The Sequence Pattern and 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ZHANG Xiao-ju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triple difference sequence pattern helps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is concept and the actual cultural practice. Firs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triple difference sequence pattern is based on the Chinese n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Accordingly, this difference sequence pattern includes the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formed by the cohes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and by Chinese people, and recognized by Chinese people in the world as part of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Secondly,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Chinese nation’s pluralistic unity,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 as well as cultural connect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triple difference sequence pattern. What runs through the difference sequence pattern of the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is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the soul and foundation of the former.

Key Words: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 difference sequence pattern;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practice